

文化自觉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基于中美不同文化特质的比较分析

■ 阎亚军

摘要:教育建基于文化,教育的变革必然涉及某种文化的变革,因此可以说,教育改革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变革。中美基础教育的改革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只能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的变革。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有“文化自觉”意识,在学习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时,只能借鉴,而不应移植。“文化自觉”要求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冷静分析和学习美国文化,反思、继承本民族文化。

关键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文化自觉;文化特质;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CGJY06YB)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3-0015-05

作者简介:阎亚军,男,浙江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浙江杭州 310028)。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其先进思想和文化,学习其教育改革经验。在学习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简单照搬和移植西方文化的现象,尤其体现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上。因此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今天的基础教育改革仍然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复归”,这样才能彰显中国特色。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到底如何看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如何发展本国文化,或许这正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重要原因。文化与基础教育和教育改革关系密切,因此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将对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的基础教育改革走向产生很大影响。

一、文化自觉

在费先生看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

自主能力”。^[1]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应该“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2]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可以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乐黛云教授认为,费孝通先生事实上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3]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一方面应该深刻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积极发展、弘扬自己的文化,以使其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深入了解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学习他们的优秀文明成果,用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本民族的文化 and 别国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两种不同文化

的差异性和不可完全替代性,明白各自优势和缺陷,进而寻求改进发展本民族文化之路。因此,文化自觉就意味着,在文化反思中重建自身的民族文化。文化自觉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复归,而是在反思、对话基础上的文化保存、维护,是在反思、对话基础上的文化改造、创新。

文化扎根于母体的国情、民情,是自身演化发展的结果,带有很强的民族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将某种异质文化发展的某一个片段拿来,植入到自己的国土中让它生根发芽。文化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是若干代人不断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其中很多就是特定民族固定的习惯、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教育建基于文化,教育的变革也必然会涉及某种文化的变革,因此可以说,教育改革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变革。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有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者应该持有的一种态度、立场。

二、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特质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基础教育改革因此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对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美国改什么、怎么改,成为一些中国改革决策者、倡导者在规划、实施教育改革时首先考虑的问题。然而,不同国家的教育改革,其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因此要向美国学习教育改革,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

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个人主义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个人主义的精髓是宣扬自我,表现自我,个人价值至高无上,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反对权威、宗教、国家和社会以及其他以任何方式干涉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外在大因素。个人主义主张,个人是一切价值的中心和主体,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和意志的手段、工具,个人才是最终目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意志去生活、选择。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就是物质财富的多少。个人前进的动力就是赚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在美国社会,企业家普遍受到尊敬,人人都想创业发家致富。个人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学校教育,在美国,学生的个性受到高度的重视,与别人不同就是一种令人称赞的品质。学校、家庭也十分尊重学生作为独特个性的人,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独立。比如鼓励他们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自己打工挣钱,购买自己想要的物品等等。学校教育也鼓励学生自我表现,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个人主义对学校教育实际上是存在“戒心”的,因为学校往往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对个人

的思想、价值观产生影响,妨碍个人的个性和思想自由。因此,一些美国家长就不让学校教师干预学生的思想或价值观,甚至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而是将其留在家里自己教育。

2.冒险与创新。美国人喜欢冒险。从首批英国移民登上北美大陆那一刻起,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没有人开垦过的大片土地,造就了美国人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既定的文化传统需要遵循,没有什么既定的社会法律制度必须遵守。而且,最早进入北美大陆的移民,就是原居住地的一些叛逆者,他们对传统的制度已失去好感,希望建立新的自由的天地。严峻的自然环境,逼迫美国人必须冒险,建立与传统不一样的生存方式。美国人不满足于传统,更不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创新,寻找各种可能的更好的生存方式。美国不像欧洲,也不像中国那样有较为久远的历史文明,他们没有什么“历史”的包袱,可以根据自己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自由创造新思想、新理论,而不需要考虑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是否符合历史上某位权威的既定框框。冒险、创新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惧怕任何权威,不断寻求新的刺激和挑战。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创造性受到老师的重视和赞赏。美国教育主张,老师不应把现成的答案传递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去探究,经历“思想的探险”。老师的答案并不是无可置疑的,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探究推翻老师提供的答案。学生自由探究问题,虽然可能步骤繁琐,答案、结果也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老师依然要给这样的学生打高分。所以,美国的学生很自信,他们敢于向专家、权威挑战。

3.自由、平等。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许多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也带到了美洲。美洲大陆没有欧洲那样严格的社会等级,在广阔的天地中,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移民本身就是因为在所在国家不能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政治自由,所以才来到美洲新大陆的,因此他们分外热爱自由、珍视自由、崇尚自由。在美国,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加以限制,并由执法机关及其人员执行限制外,任何机关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他人的自由。在教育方面,由于宪法并没有规定教育权在联邦政府,因此各州就享有自己的教育权。美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分权式的。每个州由于有了教育权,因此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多样化的、富有特色的教育体制,甚至每所学校可以自由设置学校课程,每个教师也可以自由选择所要传授的课程内容。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不同国家的移民群

体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基本上都能受到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只要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而个人实现理想的领域、范围是开放的、多元的,并非局限于政界、商界等少数几个领域。在美国的学校里,有很多课程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特别是品种繁多的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要给每个学生自由,那就必须给每个人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均等机会。所以美国人对教育中的不公平或歧视现象十分敏感,他们倾向于大众型而不是精英型的教育价值观。

4.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想,并且已内化成为美国人的价值观或思维方式。美国实用主义的形成,实际上也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开发北美大陆,向西部进军,需要人们打破一切的条条框框,服从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去抽象地思辨,建构理论。判断理论是否是真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效、有用、有利。只有经过亲身经验或实践验证,才知道是否有效、有用,而停留在抽象思辨、概念游戏上的逻辑论证,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判断理论是否有效、有用。重视实践的美国人,不喜欢欧洲传统哲学的形而上传统,而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实用、实践之路。他们立足于现实生活 and 经验,搁置那些悬而未决的观念,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是否有效、有用、有利作为判断依据,一切为了实际的效益和结果。这也影响到美国的教育,他们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重视其探索、冒险精神的培养。什么方法能取得效果,能取得什么效果,光坐在那里空想是不行的,学生得做,得动手实践或实验操作,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美国人喜欢动手实践,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抽象思辨、冥想,因此很多中小学生在选修课程时,会选择家政、园艺、手工、驾驶等动手实践性课程,而对于那些需要抽象思维的课程如数学、科学则少人问津。

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特质

与美国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是在进行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时必须首先“自觉”的。

1.集体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是作为家庭、家族的一个成员而存在的,他也是有着独特的社会身份角色的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也都是以家庭、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价值为标准的。个人始终是作为家庭、家族的一分子在承担使命,行使职责。个人的价值就体现在为国家、社会服务,承担相应职责之中。当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不一致或相冲突时,个人

必须做出牺牲。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个体的献身精神,并且将献身于国家社会利益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高标准。个人努力和奋斗,不是为自己的个人价值实现,而是为自己所在的家庭、家族的繁荣兴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个人学习或通过其他努力成功,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在社会和集体中,个人不能突出自己,显示自己在集体中的能力或价值,而要经常贬损自己,表现得十分谦虚,将成绩归功于他人和集体,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个人在集体中是不能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的,也不能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因为那样很可能受到集体中其他成员的孤立。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一直渗透在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我们虽然也开始强调学生个性,但同时仍十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强调个人利益的牺牲以成全国家、社会利益的实现。

2.保守与守成。由于个人没有多少真正的独立性,其对社会、集体不能也不敢提出质疑、批判,而只能接受既有的一切。将既有的一切奉为圭臬,特别是对那些前辈祖先创造出来的思想成果,更是不敢随便有什么异议,而只是保存、接受。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本身缺乏创新精神、创造意识,缺乏的实乃创新、创造的动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超稳定结构”,社会变化十分缓慢,人们只需要按照祖宗定制按部就班地生活就可以了。不创新,社会依然运行良好,甚至更好,这使得社会中的个人就只需守住“祖宗的基业”即可。人们也不敢创新,因为创新使本来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需要更多的成本,创新往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乃至混乱。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老师也不鼓励创新,学生也不被容许创新,只需要接受教师所传递的书本知识即可。

3.等级观念,惧怕权威。中国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层次分明,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而不能批判、质疑。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模式被认为是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它可以快速、有效地实施、实现上层的意志。因此在中国,中央政府对教育一直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地方政府最多只是执行中央政府的教育理念和方针。地方政府若想对本地的教育有所革新,那么首先必须征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否则很可能被视为非法而被叫停。尽管近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也在不断改革,管理的重心在不断下移,地方政府和部门、学校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但是相关体制改革并没有配套,比如教育经费分配拨付的主导权仍由中央政府部门牢牢掌控,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仍实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负责,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唯上级马首是瞻。这种传统

观念,使得基层教育部门的办学自主权常常有名无实。在学校教育领域,师道尊严的观念也一直存在,虽然近年来随着学生地位的上升有所弱化。教师代表上层统治阶级,传递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学生必须接受。教师就是知识的权威,是传“道”之人,他们掌握着“道”,掌握着真理,学生通过接受“道”而获得个人修养的提升和进步。在学生那里,教师就是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可随便质疑的,必须尊重这种权威。因此,中国学生在思考 and 解决问题时,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想,我的答案是否与老师的答案一致,是否符合标准答案。

4. 实用理性。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不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重视经验、实践,主张一切都依赖于人的实践经验去验证,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因此,美国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重视学生探究问题的意识,而中国的实用主义所理解的“实用”,却截然不同于美国,它是指那些本身没什么用的东西,如果它能够带来别的我们所需要的“用”,那就是有用的。就好比那些枯燥无味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或者化学知识,本身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一些智力游戏、文字游戏。美国孩子就不喜欢学习这些无用的知识,但是我们很多中国孩子却喜欢。其实中国孩子也不是真的喜欢,而是他们的家长喜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于孩子将来考学加分有用。中国人理解的“用”比较狭隘,似乎并不是某种事物或事件真的有什么用,因为一切都是工具,都是跳板,最后的、也是真正有用的,就是那些极端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如考学、就业。判断事物有用与否的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最后的功利性目标。学校学习的不同科目,其价值如何,都是看考试是否会考,是否能够获得高分。如果认为没“用”,那么就尽可能地回避,如果认为有“用”,那么即使它让自己感觉很无聊、很痛苦,依然会坚持去做。

四、坚持文化自觉,学习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经验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向美国学习什么?又如何学习?上文已经分别揭示出中美两国的文化特质,美国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具体学什么,却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文化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优劣之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学习别国经验或先进文化时经常使用的套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价值。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如何判断?又依据什么去判断?对某国来说是精华的东西,对别国来说就一定不是精华吗?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就是精华,谁能确定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就一定学得了?坚持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习其

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时充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深入反思,明确各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诸多缺陷或弊端,是我们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教育比较中发现的,但是,对缺陷或弊端的认定和理解,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或许,这些缺陷或弊端就是中国自身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还是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比如中国文化中的保守观念,对传统的尊重、对权威的敬畏,就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优势,人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是学生基本功扎实,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水平要远高于美国,这个优势应该继续保持。但是另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学生掌握了过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创新意识、探究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这实际上并不是优势,而是缺陷,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对象。缺陷或弊病中也可能蕴含着优势,相反亦如此;或者同一事物,同一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是缺陷,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优点。不同的文化存在差异,我们很难去判断到底谁优谁劣,更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各有利弊,利中有弊,弊中有利。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改革经验和文化,只能借鉴,不可移植。借鉴的“鉴”,乃镜子也。别国教育乃镜子也,镜子是用来照自己的,看看自己如何,看看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看看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在哪里。当然,为了更好地照清楚自己,把镜子擦干净是先要做好的工作,也就是先看清楚对方长得什么样。照镜子的最终目的是改造自己,让自己更好、更漂亮。“变革中的借鉴就是指借人之鉴照自己的实际,然后从这个实际出发,在本根本土的基础上改造自己。就课程与教学变革来说,借鉴当然可以是借发达国家的课程与教学变革的精华之鉴,而借鉴的用法是比照,比照的目的是对自己本根本土的课程与教学进行改造、创新。”^[4]可见,我们学习、借鉴别国先进的教育改革理念和经验,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来,建构适应本国文化特点和需要的基础教育。比照的对象不能代替我们自身。借鉴的过程,是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而绝不是个简单拿来的过程,更不是移植、照搬的过程。

由此看来,在美国受到尊崇的文化,不一定就适合中国,更不一定就能够作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各自尊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础教育改革经验,绝不是要将其基础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比如资

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完全照搬过来。有一些双方共同尊奉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虽然名称可能一样,但仍有不同的内涵,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即使有一些人类普适的代表人类社会潮流的文化价值观,比如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在不同国家或民族仍有不同的内涵,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也要作一些转化,不能不顾民族传统、习惯而照搬照抄。

第三,将所有好的教育或者教育的好的方面集于一身,只是教育改革的一种理想甚至幻象。在比较了中美基础教育文化特质和利弊得失之后,我们一般都会希望结合中国和美国文化各自优势,从而构建某种理想的教育形态。笔者认为,这只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其改革的方法论是存在问题的。比如中国基础教育中十分强调集体、社会,对个人重视不够,相反,美国基础教育中十分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中国向美国学习,希望基础教育能够做些改变,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有着悠久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这种个人主义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与既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如何实现整合?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地方分权制与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如何实现整合?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本身都有两面性。我们在学习别国文化和教育改革经验时容易犯的方法论错误是,一个国家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另一个国家在那方面做得比较好,而我们则希望将其好的方面都结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的理想教育模型——这种教育模型在现实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看到什么好的,就往自己家里搬,就往自己身上堆,以为所有好东西就一定会组合成一件更好的东西,而全然不顾现实性、可能性和兼容性,不顾教育所依赖的文化环境,不顾自身吸收、消化的能力。实践证明,这样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客观而实事求是地学习他国文化,借鉴其先进教育改革经验,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其文化的消极面也一并带来。就如同你打开窗子透气,不仅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进来了苍蝇、蚊子。你只想要新鲜空气而不要苍蝇、蚊子,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采用进一步措施尽量减少“苍蝇”、“蚊子”进来的数量,以及尽量减少“苍蝇”、“蚊子”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除非你不要那枚硬币,否则其两面你都必须面对。这才是现实的态度。我们在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时,既要有接受的勇气,也要有改造、防范的措施与办

法。

第四,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应向中国教育传统学习,继承、发展本民族文化。如果说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文化和教育经验是一种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那么向中国古代传统学习就是一种继承、发展本国文化的过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是中国人,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时代场景中培养中国人,因此,对本国文化的坚守与发扬光大就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当然使命。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内容,也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相适应,比如对人的个性的不尊重,压制个人;再比如不重视创新、革新,倾向于保守。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传统文化的理由和借口。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完全否定曾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惨痛的教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在影响着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成为他国学习借鉴的东西。“当西方人困惑于自己制造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抉择回归自然复归人性的出路,呼唤高科技与高情感并重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人竟一向重视自然科学与伦理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当西方人困惑于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永远拯救不了人类物欲横流酿成的超越性病态的时候,他们回瞬间发现了让他们叹为观止的东方伦理和道义人生;当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理性把课程与教学的技术化演绎到极致的时候,也可能正是东方的生命哲学、自然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给予了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法以某种启示。”^[9]因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相信本民族的文化也有很多优点,这也是借鉴别国文化和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文化是发展的,是在传承中发展的,是在各国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发展的,只有当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传统有充分的自觉和“自知之明”,才可能不是简单照搬、吸收西方的所谓先进文化,而能够将其进行符合自身需要的改造和转化(创造性转换),从而使自身的优秀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文化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意味着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出台几个教育的文件、政策就可以迅速改变基础教育领域中那些不合时宜、不符合我们需要的弊端、缺陷,实现我们既定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改革的借口。如果总以为那些落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体制制度等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那就不是改革的态度了。对于一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不适应国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文化,我们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0.

[3]Neuman, W. L..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llyn & Bacon, 2000.

[4]Van Dalen, D. B., & Meyer, W. J..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2.

[5]Kitshener, R. F. The conduct of inquiry: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6]邓猛,赵振州.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写作规范的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1-7.

[7]Whitney, F. L. The elements of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Prentice-Hall,1950.

[8]Lecompte, M. D., Preissle, J., & Tesch, R.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1993.

[9]Cres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2003.

[10]Maxwell, J.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1]Mason, E. J., & Bramble, W. J..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Concepts and methods. Madison, WI: Brown & Benchmark Publishers.

[12]Hopkins, C. D. Educational research: A structure of inquiry. Columbus, Ohio: Charles E. Merrill, 1976.

[13]Sax, G.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14]Bernard, H. R.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3rd e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15]Kirk, J., & Miller, M. 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6.

责任编辑:武杰

From Topic to Problem: Reflection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Deng Meng Zhu Zhiyong

(School of Pedagog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and contents of topic and problem related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design. It concludes that topics are defined as a general recognition or vague ideas about a specific research phenomenon or felt-difficulty and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finement and focus. However, the research problem or question refers to clear and defini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fficulty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context. Topics usually mea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earch, and it needs to be narrowed down to be some specific and clear research problem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practical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fining research questions from topics.

Key Words: topic; problem;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

措施来改造、改变它,同时也要为新确立的文化提供可操作的、具体而有建设性的方案、措施,尤其是从基础教育改革的外部条件去考虑如何实现既定的目标。

(上接第19页)

措施来改造、改变它,同时也要为新确立的文化提供可操作的、具体而有建设性的方案、措施,尤其是从基础教育改革的外部条件去考虑如何实现既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2]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174.

[3]乐黛云谈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6-08/14/content_4958207.htm, 2006-08-14.

[4][5]杨启亮.守护家园: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7,(9).

责任编辑:程方生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Yan Yajun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change involves some cultural change inevitably. It can be said that educational reform is one kind of fundamental cultural change. There are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n both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reform can only be a change on the basis of its' own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reform and never transplant but draw from others' experiences and it is advisable to analyze and study American culture, to reflect and inherit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ur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reform